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水牛城辣鸡翅的味道



过大小学的教师二十二年。著有杂书多种。肖复兴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三年,当

水牛城辣鸡翅,一直很有名。只不过,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水牛城时专门吃了一份辣鸡翅,便肥肉添膘一样让它更加有名了。

水牛城位于伊利湖畔,城外不到30公里便是尼亚加拉大瀑布,是来美国看尼亚加拉瀑布的必经之地。所以,人称水牛城两样最出名,一为大瀑布,一为辣鸡翅,就像我们到北京看完长城,如果不吃烤鸭,不算逛了北京城。奥巴马亦未能免俗,也要专门来尝尝辣鸡翅。辣鸡翅店,在水牛城出名的有两家,一家在城里,一家在郊外。城里的那家,店大些,极辣的鸡翅评为全美第一名;郊外的这家,店小些,微辣和中辣的鸡翅评为全美第一名。奥巴马去的是郊外这一家。我选择的也是这一家,店名叫做DUFFS。到了那里一看,排队的人已经甩出了店门外,看来人们都选择了这一家,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奥巴马成了这家小店的免费广告。

这确实是一家小店,红顶白墙,红窗红门,立在十字路口一侧的草坪上,白墙上硕大的DUFFS红色字母,十分醒目。遮阳的窗帘上写着它建店的时间:1946年,这在美国就算得上老店了。挤进门,低矮的房间里,人满为患,问一下吧台前的女店员要等多长时间,曾经和奥巴马拥抱合影的这位小姐答曰:一个小时。

有心不等了,待看到吧台旁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休息室,迎面墙上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摆着奥巴马来这里和店员、顾客合影的几张6寸照片,其中一张便是那位女店员,才知道叫哈莉,当时就是她慌不择言地惊叫奥巴马为帅哥,其实她自己是位靓妹呢。一侧墙边是只能坐三个人的窄小木凳,木凳上已经坐着三位白人,一对中年夫妇,还有一位银发飘飘的老太太,正在和站着的小伙子说话,看长相小伙子应该是老太太的外孙。见我走进,中年女人站起来给我让座。和老太太聊了几句,方知老太太已经76岁,坐了七个多小时的汽车,专

门从波士顿跑来看瀑布,怎么能不吃这里的辣鸡翅呢?奥巴马都来过呢!她笑笑说,皱巴巴的脸上绽开一朵金丝菊。

听老太太这样一说,我也耐心地等候辣鸡翅了。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;一小时不长,只等辣鸡。

餐馆里的名人效应,从来都是顾客盈门的法宝。口口相传,无形中会给这家小店的辣鸡翅增添新的味道,所谓菜以人名,店以名传。在我们老北京,有名的老餐馆,莫不有一段与名人来往的经历,成为这些老字号传家的资本和骄傲。其中最有名的,莫过于鲁迅先生和广合居、梁实秋先生和致美斋了。只可惜,这样的传统如今大多丢失。

说起丢失,不只是说广合居和致美斋老店已不复存在,而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口口相传所积累下的文化品位与品质,如今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对这种名人效应的爆炒,过分张扬的结果,让人看不出其文化的价值,只赤裸裸地看到经济的欲望。我去过北京的几家餐馆,墙上挂满了店家与名人合影的放大照片以及名人的题字。这些名人太多,且大多不过是演艺界的一些时尚明星,便如捧着鸭群过河一般,只留下闹哄哄的气氛,让人觉得店家不过是借水行船,借着这些脸熟的所谓名人,拉旗吆喝而已。

这家DUFFS小店,除了那几张奥巴马的6寸照片,不事张扬,很是低调,却让自己的辣鸡翅之名不胫而走。或许,这是东西方经营理念的区别,更是对名人的态度的差别。我们一直崇尚名人,痴迷乃至迷信癫狂,而人家可以把奥巴马叫做帅哥,以为自己家的邻居一样。总统再出名,一届又一届,走马灯一样更换,如今水牛城的市政府前还立着第13届总统菲尔莫尔的雕像,可有多少人知道他呢?辣鸡翅却总是要吃的,起码从1946年到现在味道没有变。

一小时后,辣鸡翅终于等到了。说心里话,味道不怎么样。但等候这一小时品味到的,不仅仅是这点儿味道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命运的手段



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紧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。

曾有成都中年女子亮出多年前捡到的张国立照片,希望借此与张国立取得联系,因正赶上张国立新片《第601个电话》开拍,照片又被媒体呼为“裸照”,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材料,张国立与张默获得一次又一次出来说明,他们是清白的,照片不是裸照,自己不是炒作。

起初应当不是炒作吧,不过是一次巧合,是那女子多年的青春余梦,正好在这个春天发作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,银幕上的面孔不过那么两张,难得看到一两张稍微暴露点的照片,而那中年女士当时分明还是少女,偶然捡到这样来历不明的照片,照片上的男子年轻俊俏,穿得又那样少,用照片来寄托萌动的春情,似乎正好,而这情意异常珍贵,一旦时过境迁就难再续。二十年来,她把照片压在箱底,偶然翻出来,当时的迷乱、惊喜似乎就一一重来,Yesterday就会once more,而如今,那余绪已耗殆尽,她也经历生活必经历程,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将过去作个了结。而张国立既是艺人,当然也时时有新作问世,新作又与隐私题材有关,多年前埋下的线索撞上门来,正好借题发挥。

一张画像或者照片引起命运动荡,或者引发青春迷思,从古至今屡见不鲜,王昭君因一张肖像画改变了命运,柳梦梅因杜丽娘的画像魂魄齐飞,终令她起死回生,来

历不明的画中人,远比实实在在的身边人更具魅惑的效果。艺术家对此心知肚明,一再用一两张画像引发一场爱情血案,让书生或者莽汉为一张画像走遍茫茫天涯路,或者人间与鬼域,例如《倩女幽魂》、《侠女》、《魔画情》、《珍妮的肖像》,再比如徐小明的《海市蜃楼》,虽然与画像无关,但海市蜃楼中稍纵即逝的美女,与画中人异曲同工。所以,吴昊在《胡金铨的电影空间美学》里,称肖像画为“命运的手段”。

但这手段实在是阴森,就像据劳伯特·纳珊小说《珍妮的肖像》改编的同名电影(由威廉·迪亚特尔导演),里面的女子面目模糊得很,是画家的描画让她清晰起来,这也许算是另一种采阴补阳,但这阴阳两面,其实都在画家一个人身上,他的渴求,是他的阴面。细想起来,比鬼故事还让人瘁得慌。

张国立因何故将照片遗失已不可考,那女子因何机缘在那一年,那一天,漫步到九眼桥边,弯下腰来捡起不明来历的信封也已不可考,冥冥中,必有一只手,在操纵这一切,让一个女子的生活中,从此多了一条神秘的线索,让那“来历不明”时时引发生命深处的焦渴。而那成为青春梦里人的画中人,却在另外的地方,经历生活、爱情、病痛、功成名就和衰老,并对自己引起的那场心灵风暴毫不知晓。



斯纪录。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。林一苇,童话作家,收藏家,装置艺术家,生活家,最想成为慈善家。世界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没有爱,你会是什么

有一个叫萨达姆的家伙,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牛的话——

没有我的伊拉克一文不值。这句话是真牛。不过,他真吹大了。在太平洋上,有一个伊尔丽达岛,岛上,一块赤红的巨石上,刻着3000年前的一句话:

没有爱情的太平洋不值得留恋。这句话,我信。

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情,人和人没有关联和牵系;有遇见,没有惊奇;有看到,没有温暖;有说话,没有熟悉;有握手,没有心跳;有同行,没有笑脸;有屋檐,没有归属。无论多么美好的女子,无论多么英俊的男人,也没有任何人宣布占有你的心,没有任何人向着你的心灵好奇和探险,没有亲近、温暖、撞击、融化、归顺,你就像风一样,无依飘零,你会是什么?

没有我的你是什么我不说,我让事实说。不,也许事实也不说,我不想让它说。我不能因为你拒绝我就让你受到惩罚。也许有更爱你的人呢,我至多在你饿的时候把屁股上的肉割了给你吃,可也许有人啪的一刀刺了心给你:“亲爱的,趁热吃。”

但是,如果没有一刀刺了心给你的人,或者,连割了屁股上的肉给你的人也没有,甚至,你遇到的是饿了还想割你的屁股吃的人,更震撼的,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把你当做爱人,那么,你会是什么?

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,让我们祝福爱吧。那个在我们身边的,我们感恩他,因为有了他,我们可以感受自己是兄弟、孩子、父母、情人、朋友这么多角色。我们没有了孤独,不怕夜黑风高。那些拒绝我们的,我们祝福他,因为有了他,我们练习了恋爱,触碰了感情,明白了适合,揣摩了人心,体验了痛苦,懂得了泪水,知道了珍惜。那些我们拒绝的,我们为 he 祈祷,祈祷他遇到一个更好的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托尼的故事



托尼的全名我已经忘了,他是我在巴基斯坦拉合尔遇到的一位奇怪的老头,50来岁。托尼怎么看也不像巴基斯坦人,而像欧洲人,有点英国绅士风度,个子高高的,瘦瘦的,脸窄窄的很适合上镜,满头银白色的头发,像克林顿一样。

大概是路过我们住的酒店时,他看到我们是中国人,就找过来搭讪。据他自己介绍,他拿的是美国护照,曾经在英国住过很多年,并在中国呆过一年,去过上海、哈尔滨等地,对中国很有好感。因此在拉合尔见到中国人,他感觉就像见到了老熟人。

其实,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些谨慎地对待他,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底细。但托尼并不在乎我们的态度,一有空就过来聊天,介绍巴基斯坦的情况,也扯他自己的经历。扯着扯着,托尼越来越让我们刮目相看,简直让人怀疑他是 个忽悠人的骗子。

他说他的父亲是巴基斯坦的创始人穆罕默德·阿里·真纳的亲密同事,也就是说,他是巴基斯坦的“高干子女”。不过他热衷艺术与时尚,在英国曾混迹于娱乐圈与时尚圈,拍过电影,与很多明星交往,后来家境衰落,无奈回到巴基斯坦,过着落寞的生活。

我看得出,他跟当地人有点格格不入,相反见了我们这些“外国人”,他倒有点如鱼得水,随性闲聊。当然,我们也不会冒冒失失轻信他的自我“吹嘘”,每每在他离开后,就互相质问:“这哥们有那么神吗?”

显然,为了打消我们对他的怀疑,托尼拿出了不少东西来印证自己所言不虚,他的护照的确是美国护照,他给我们看过一张画报,画报上是他与英国一位著名女演员的合影,画报的右下角有托尼和这位女演员的亲笔签名。最让我们无语的是,他送给我们一张VCD,刻录的是英国拍摄的电影《真纳传》,我们用电脑打开这部电影,

人,一个爱他的人,一个可以给他幸福的人。一个人肯爱我们,意味着他乐意为我们付出,他的心是善的,他的胸怀是暖的,他的灵魂是美丽的,他的感情是真挚的,是应该让我们珍惜的。不管他是多么丑的人,也不管他多么卑微,不管他多么不懂事,不管他多么不合时宜……不,我们不能这么说,在爱情面前,只有爱,只有拥抱,没有卑微,没有配不配,否则,我们就称不上高贵。



▲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珍藏邮票展示

现在,让我们感念爱吧,想念快乐和幸福,想念一颦一笑,感念一点一滴对我们的付出,感念那个对你说爱的心,不管他贫穷、卑贱、软弱,不管他愚笨、妄想、可笑,不管他衰老、伤残、疾病,不管他是怎样的人,来自什么地方。可以拒绝,但一定要微笑;可以说不,但绝不鄙视。

2002年,澳大利亚发行了一套情人节祝福邮票,锦簇的花朵下暗暗藏着“Thinking of you”这几个字。这几个字,让邮票顿时美丽、明亮、温馨起来。

这套邮票的故事,就是今天我讲的爱 的故事。

电影开头描写的是真纳1948年9月在卡拉奇病逝的过程。托尼告诉我们,他扮演的是自己的父亲,父亲当时一直陪伴在真纳身边。我看到影片里陪伴真纳的演员的的确确就是托尼,比现在年轻,而且更帅气。托尼说他还拍过另外一部电影,那部电影曾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。

托尼甚至告诉我们,1956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,他曾亲眼见过周总理,当时他还是个孩子,周恩来曾握着他的手,跟他说过话。遗憾的是,说什么他已经忘了。

有了那些物证,我们几乎没法不相信托尼了,只是我们很纳闷,托尼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?尤其是他开的车,简直比老爷车还“老爷”,那辆车品牌很有名,但破烂到让人咂舌的地步,后车窗破了,只用一块纸板挡着;而车内的空调,居然是在副驾驶座那里装了一个大大的窗式空调,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

不管怎样,反正没有发现托尼有任何想欺骗我们的意图,我们也就放心地跟托尼交往。有一天,得知我们要离开拉合尔前往印度,他一大早就赶过来,给我们送来两瓶葡萄酒和的一封信,那封信讲述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,以及他曾在中国遇到的一位女孩,他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那个女孩,带去他的祝福。

当时,我的一位朋友在拉合尔花330美元买了一部手机,可发现有些小问题,想去退换却没有时间了。托尼听说后,当即掏出19000卢比给我那位朋友,拿走手机,说交给他去退换。看到托尼那么仗义,我那位朋友感动得都快落泪了。

遗憾的是,我们回国后,并没有找到托尼想找的女孩。不过我已经知道,萍水相逢之间,为什么有人就那么令人难忘,为什么素昧平生也能让人记忆犹新。